

資治通鑑

冊  
矣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  
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晉紀一

柔兆涒灘一年石氏自代北從晉王起太原既又以太原起事而得中原太原治晉陽契丹遂以晉命

之故國號為晉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上之上

諱敬瑭姓石氏其父臬揆難本出於夷自朱邪歸唐從朱邪入居陰山其姓石不知其得姓之始五代會要曰晉既得天下祖衛大夫石碯

天福元年

是年十一月方改元即位

春正月吳徐知誥始建大元帥

府

吳命徐知誥為大元帥見上卷上年冬十月

以幕職分判吏戶禮兵刑工部

及鹽鐵 丁未唐主立子重美為雍王

雍於用翻

癸丑

唐主以千春節置酒

唐主以生日為千春節五代會要曰帝以唐光啓元年正月十三日生既以晉元紀

年故書滌王為唐主

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

上時掌翻

帝醉曰

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邪石敬瑭聞之益懼

三月丙午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馬胤孫為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胤孫性謹懦中書事多凝滯又罕接賓

客時人目為三不開謂口印門也 石敬瑭盡收其

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

知其有異志唐主夜與近臣從容語曰

唐主好與近臣夜語見上卷上

年從千容翻

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釋萬一

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崧退

謂同僚呂琦曰

李崧時與呂琦同入直

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

衆人一概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

結契丹爲援契丹母以贊華在中國屢求和親但求

薊刺等未獲故和未成耳贊華契丹主阿保機長子也來降見二百七十七卷明宗長興元年

求薊刺見三年契丹母謂述律后也今誠歸薊刺等與之和歲以禮幣約

直十餘萬緡遺之遺唯季翻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

雖欲陸梁無能爲矣崧曰此吾志也然錢穀皆出三

司宜更與張相謀之相息亮翻遂告張延朗延朗曰如學

士計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邊費之什九言什省計其九

無便於此者若主上聽從但責辦於老夫請於庫財

之外捃拾以供之捃居運翻它夕二人密言於帝帝大喜

稱其忠二人私草遺契丹書以俟命久之帝以其謀

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

奉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尙公主何以拒

之唐自太宗以宗室女爲公主下嫁諸蕃謂之和蕃公主其後回紇有功於中國至屈帝女以女之因誦戎昱

高祖皇帝

昭君詩曰安危託婦人帝意遂變

戎豈唐人也能詩漢元帝以王昭君嫁匈奴後

人憐之競為歌詩以言其事

一日急召崧琦至後樓盛怒責之曰卿

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為謀如是朕一

女尚乳臭卿欲弃之沙漠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

虜庭

養士謂養兵也言其欲割養兵之財以和蕃

其意安在二人懼汗流浹背

浹即協翻

曰臣等志在竭愚以報國非為虜計也

為于偽翻願陛

下察之拜謝無數帝諾責不已

諾古候翻又許候翻

呂琦氣竭拜

少止帝曰呂琦強項肯視朕為人主邪琦曰臣等為

謀不臧願陛下治其罪多拜何為

治直之翻

帝怒稍解止

其拜各賜卮酒罷之

罷使出就所舍

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

親之策

復扶又翻

丁巳以琦為御史中丞蓋疎之也

呂琦為唐主所

親事始二百七十七卷明宗長興元年御史中丞居外朝不得入直禁中故曰疎

吳徐知誥以其子

副都統景通為太尉副元帥都統判官宋齊上行軍

司馬徐玠為元帥府左右司馬 閩主昶改元通文

立賢妃李氏為皇后即李春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馬希杲有善政監軍裴仁

煦譖之於楚王希範煦吁 言其收眾心希範疑之夏

四月漢將孫德威侵蒙桂二州蒙州本漢蒼梧郡之荔浦縣隋分荔浦置隨化縣唐

武德四年改為立山於縣置荔州尋改為恭州貞觀八年改為蒙州州東蒙山山下有蒙水人多姓蒙故也宋熙寧五年廢蒙州以立山

縣屬 希範命其弟武安節度副使希廣權知軍府事

自將步騎五千如桂州希杲懼其母華夫人華戶 逆

希範於全義嶺全義嶺在桂州全義縣即始安嶺也 謝曰希杲為治無狀

致寇戎入境治直 煩殿下親涉險阻皆妾之罪也願

削封邑灑掃掖庭以贖希杲罪灑所買翻又所賣翻 希範

曰吾久不見希杲聞其治行尤異故來省之無它也

治直吏翻行下孟翻省悉 漢兵自蒙州引去徙希杲知朗

景翻無它言無它故也

州為希範殺  
希吳張本

高從誨遣使奉牋於徐知誥勸即帝位

高從誨以區區三州介居唐吳蜀之間利其賞賜所向稱臣諸國謂之高賴子其有以也夫

初石敬瑭欲

嘗唐主之意累表自陳羸疾

羸倫為翻

乞解兵柄移宅鎮

兵柄謂北面馬步軍都總管之任

帝與執政議從其請移鎮鄆州房

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為不可帝猶豫久之五月庚

寅夜李崧請急在外

請急請告也

薛文遇獨直帝與之議

河東事文遇曰諺有之當道築室三年不成茲事斷

自聖志

諺魚變翻斷丁亂翻

羣臣各為身謀安肯盡言以臣觀之

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圖之

先悉

薦翻河東事情凡在清秦朝野之人誰不知者其所以重於言重於發懼言之則發大難之端在己而無以善其後耳清秦主鬱鬱於此

久矣薛文遇一言當心遂決然而不顧

先是術者言國家今年應得賢佐出

奇謀定天下

先悉薦翻

帝意文遇當之聞其言大喜曰卿

言殊豁吾意成敗吾決行之即為除目付學士院使

草制

御筆親除付外行者謂之除目其經宰相奏擬而行者亦謂之除目

辛卯以敬瑭為天平

節度使以馬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宋審虔為河

東節度使

宋審虔從唐主起於鳳翔故欲以之代敬瑭

制出兩班聞呼敬瑭名

相顧失色

兩班謂文武官班

甲午以建雄節度使張敬達為西

北蕃漢馬步都部署趣敬瑭之鄆州

趣讀曰促天平節度治鄆州鄆音運

敬瑭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

終身不除代

唐主此言當在即位之初敬瑭入朝遣還鎮時也

今忽有是命得非

如今年于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不興亂朝廷發之

安能束手死於道路乎今且發表稱疾以觀其意若

其寬我我當事之若加兵於我我則改圖耳

觀敬瑭此言則求援

於契丹者本心先定之計也桑維翰之言正會其意耳

幕僚段希堯極言拒之敬瑭

以其朴直不責也節度判官華陰趙瑩勸敬瑭赴鄆

州觀察判官平遙薛融曰融書生不習軍旅都押牙



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

馬精彊若稱兵傳檄稱舉也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

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洛陽桑維翰曰主上初即位

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邪古語有之

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勢與蚯蚓同然卒以河東復授公卒于恤翻復扶又翻此乃天

意假公以利器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

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壻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

謝可免首式又翻但力為自全之計契丹素與明宗約為

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契丹牙帳自明宗長興三年屯捺剌泊公誠能推心

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瑭意遂

決先是朝廷疑敬瑭先悉薦翻以羽林將軍寶鼎楊彥詢

為北京副留守寶鼎縣屬河中府漢之汾陰縣也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祀汾陰獲寶鼎由是更名九域志宋

大中祥符四年改寶鼎為榮敬瑭將舉事亦以情告之彥

河縣在河中府北一百里

詢曰不知河東兵糧幾何能敵朝廷乎左右請殺彥

詢敬瑭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汝輩勿言也

按薛史稱

楊彥詢為人沉厚當以此得全

戊戌昭義節度使皇甫立奏敬瑭反

并潞二鎮

接境故知其事而先奏之

敬瑭表帝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

許

從益明宗之子也

帝手裂其表抵地以詔荅之曰卿於鄂王固

非疎遠衛州之事天下皆知

謂敬瑭盡殺閔帝從騎獨置帝於衛州也事見上卷清泰元年

鄂王即謂閔帝潞王入立以太后令降閔帝為鄂王

許王之言何人肯信壬寅制削

奪敬瑭官爵乙巳以張敬達兼太原四面排陳使

讀

日陣下同

河陽節度使張彥琪為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安

國節度使安審琦為馬軍都指揮使以保義節度使

相里金為步軍都指揮使以右監門上將軍武廷翰

為壕寨使

相息亮翻監古銜翻

丙午以張敬達為太原四面兵馬

都部署以義武節度使楊光遠為副部署

為楊光遠殺張敬達降音

張丁未又以張敬達知太原行府事以前彰武節度

使高行周為太原四面招撫排陳等使光遠既行定

州軍亂牙將千乘方太討平之漢置千乘國後改樂安郡隋廢樂安郡置千乘縣唐

屬青州九域志千乘縣在青州北八十里乘繩證翻張敬達將兵三萬營於晉安鄉

晉安鄉在晉陽城南薛史晉安寨在晉祠南戊申敬達奏西北先鋒馬軍都指

揮使安審信叛奔晉陽審信金全之弟子也敬瑭與

之有舊安氏羣從與石敬瑭本皆代北人先是雄義都指揮使馬邑安

元信先悉薦翻馬邑縣屬朔州將所部六百餘人戍代州代州刺史

張朗善遇之元信密說朗曰吾觀石令公長者說式芮翻

石敬瑭加中書令故稱為令公長知兩翻舉事必成公何不潛遣人通意可以

自全朗不從由是互相猜忌元信謀殺朗不克帥其

眾奔審信審信遂帥麾下數百騎與元信掠百井奔

晉陽帥讀曰率敬瑭謂元信曰汝見何利害捨疆而歸弱

對曰元信非知星識氣顧以人事決之耳夫帝王所

以御天下莫重於信今主上失大信於令公親而貴

者且不自保石敬瑭身為帝婿可謂親矣官為中書令建節總兵專制北面可謂貴矣況疎賤乎

其亡可翹足而待何疆之有敬瑭悅委以軍事振武

西北巡檢使安重榮戍代北歐史安重榮為振武巡邊指揮使帥步騎

五百奔晉陽帥讀曰率下同重榮朔州人也以宋審虔為寧

國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石敬瑭既不受代故使宋審虔領節掌宿衛審

虔唐主鎮鳳翔時牙將天雄節度使劉延皓恃后族之勢驕縱

劉延皓唐主后弟奪人財產減將士給賜宴飲無度捧聖都虞

候張令昭因衆心怨怒謀以魏博應河東癸丑未明

帥衆攻牙城克之延皓脫身走亂兵大掠令昭奏延

皓失於撫御以致軍亂臣以撫安士卒權領軍府臣

之以當乞賜旌節延皓至洛陽唐主怒命遠貶皇后

資治通鑑 二百八十 後晉紀 高祖聖文皇帝 六 中華書局聚

爲之請

爲于僞翻  
餘錄歐陽史皆云延皓后之弟應州人也延朗宋州虞城人也獨廢帝實錄云后姪今不取

六月庚申

止削延皓官爵歸私第

辛酉吳太保同平章事徐景遷以疾罷以其弟景遂代爲門下侍郎參政事 癸亥唐主以張令昭爲右

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令昭以調發未集

徒調

且受新命尋有詔徙齊州防禦使令昭託以士卒

所留實俟河東之成敗唐主遣使諭之令昭殺使者

甲戌以宣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爲天雄四面

行營招討使知魏博行府事

魏博恐當作魏州

以張敬達充太

原四面招討使以楊光遠爲副使丙子以西京留守

李周爲天雄軍四面行營副招討使 石敬瑭之子

右衛上將軍重殷皇城副使重裔聞敬瑭舉兵匿於

民間井中弟沂州都指揮使敬德殺其妻女而逃尋

捕得死獄中從弟彰聖都指揮使敬威自殺秋七月

戊子獲重殷重裔誅之

重首龍節從才月翻

考要曰薛史七月己丑誅右衛上將軍石重英皇

城副使石重裔皆敬瑭之子也廢帝實錄云石諱焜男尚食使重又供奉官重英與薛史不同按重又敬唐子即位後為張從實所殺實

錡誤也廣本英作殷今從之

并族所匿之家

庚寅楚王希範自桂

州北還

四月至桂州七月方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雲州步軍指揮使桑遷奏

應州節度使尹暉逐雲州節度使沙彥珣收其兵應

河東丁酉彥珣表遷謀叛應河東引兵圍子城彥珣

犯圍走出西山據雷公口明日收兵入城擊亂兵遷

敗走軍城復安是日尹暉執遷送洛陽斬之丁未

范延光拔魏州斬張令昭詔悉誅其黨七指揮張

敬達發懷州彰聖軍戍虎北口

虎北口在汾水北彰聖軍本洛城屯衛兵也先是分

屯懷州又自懷州發赴張敬達軍前敬達又發之戍虎北口

其指揮使張萬迪將五百騎

奔河東丙辰詔盡誅其家石敬瑭遣間使求救於

高祖聖文皇帝

契丹

間古莫翻使疏吏翻時張敬達在代州雲應兩鎮亦不從敬瑭故遣使從間道趨契丹帳

令桑維翰草

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

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

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

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

瑭不從

他日卒如劉知遠之言為契丹入中國張本

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

喜中

國有豐之可乘也

白其母曰兒比夢石郎遣使來

其母即述律太后比毗至翻近

也今果然此天意也

自是之後遼滅晉金破宋

今之疆理西越

益寧南盡交廣至于海外皆石敬瑭捐割關隘以啓之也其果天意乎

乃為復書許俟仲秋傾

國赴援

俟秋高馬肥而後進

八月己未以范延光為天雄節度

使李周為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

癸亥應州言契

丹三千騎攻城

張敬達築長圍以攻晉陽石敬瑭

以劉知遠為馬步都指揮使安重榮張萬迪降兵皆

隸焉知遠用法無私撫之如一由是人無貳心敬瑭

親乘城坐臥矢石下知遠曰觀敬達輩高壘深塹欲

爲持久之計無它奇策不足慮也願明公四出間使

間古竟翻經略外事守城至易知遠獨能辦之易以鼓翻

使疏吏翻攻城最下以敬瑭知遠之守又有契丹用兵之計

之援而敬達欲以持久制之宜其敗也敬瑭執知遠手撫其

背而賞之 戊寅以成德節度使董溫琪爲東北面

副招討使以佐盧龍節度使趙德鈞 唐主使端明

殿學士呂琦至河東行營犒軍犒苦到翻楊光遠謂琦曰

願附奏陛下幸寬宵旰旰古按翻賊若無援旦夕當平若

引契丹當縱之令入可一戰破也楊光遠之計狂王晏球定州之勝欲縱之令入

而與之戰歿不知戰無常勝而關隘不可不扼也尋而契丹徑入唐兵一戰而敗遂爲所困矣帝甚悅帝聞契

丹許石敬瑭以仲秋赴援屢督張敬達急攻晉陽不

能下每有營構多值風雨長圍復爲水潦所壞竟不



能合

復扶又翻壞音怪史言天方相晉張敬達無所施其力

晉陽城中日窘糧儲浸

乏

若契丹之援不至晉不能支矣

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

自揚武谷而南

揚武谷在代州崞縣薛史陽武谷在朔州南考異曰代州今有揚武寨其北有長城嶺聖佛

谷今從漢高祖實錄作揚武

旌旗不絕五十餘里代州刺史張朗忻

州刺史丁審琦嬰城自守

九域志代州南至忻州一百六十里忻州南至太原一百四十里

虜騎過城下亦不誘脅

誘音西

審琦洛州人也辛丑契

丹主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

陳讀曰陣下同考異曰按幽州北山口名虎

北口亦名古北口此在太原而云勝於虎北口又云歸虎北口蓋太原城側別有地名虎北口也

先遣人謂敬

瑋曰吾欲今日即破賊可乎敬瑋遣人馳告曰南軍

甚厚不可輕

唐兵自南來攻晉陽故謂之南軍

請俟明日議戰未晚也

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苻彥卿合戰敬

瑋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以

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